

中文自学考试辅导丛书

ZIXUEKAOSHI
FUDAOCONGSHU

中国当代文学作品选读

江西大学中文系编写
江西人民出版社

中国当代文学 作品选读

江西大学中文系编写



江西人民出版社

B 557.057

中国当代文学作品选读
江西大学中文系编写
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南昌市新魏路)

新华书店经销 江西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8.375 插页 0 字数 44万

1988年9月第1版 1988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3,500

统一书号: 10110·508 定价: 5.20元

总 序

一位哲学家说过：无知是可怕的黑夜，那里，没有月亮，也没有星星。这句话形象而深刻地说明了知识的重要性。是的，知识就是力量，人类值得夸耀的一切贵重而合理的事物都是由知识和劳动创造出来的。正因为如此，邓小平同志指出：要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列宁指出：只有用人类创造的全部知识财富来丰富自己的头脑，才能成为共产主义者。

但是，人不能够一坐下来就有知识。从无知到有知，从知之不多到知之较多，从知识贫乏到知识丰富，必须经历一个过程，这个过程就是学习。

青年一代，被“文化大革命”夺去了宝贵的就学机会，需要通过自学来填补过去的空白，掌握现代科学技术；中学，甚至老年一代，相当一部分知识已经老化，需要通过自学，使自己的知识结构不断更新。处在“知识爆炸”的今天，我们再不能用一劳永逸的传统方式去获取知识了，唯有全面的终身教育才能造就出完善的人来。教育不应当局限在学校里，而应当扩展到全社会；学习不应当局限在青少年时期，而应扩展到一个人的整个一生，成为每个人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我们的国家鼓励自学成才。现在，自学已形成社会热潮，成为社会风尚。这是一件令人鼓舞、令人振奋的大好事。自学成才离不开个人的主观努力，马克思说：在科学上没有平坦的大道，只有在崎岖的攀登中不畏艰难险阻的人，才有希望达到光辉的顶

点。自学成才也离不开社会的支持和帮助，鲁迅说：天才并不是自生自长在深林荒野里的怪物，是由可以使天才生长的民众产生、长育出来的，所以没有这民众，就没有天才。鲁迅曾经把天才比作“乔木”或“好花”，把群众比作“泥土”，精辟地说明了社会的支持和帮助对个人成才的重要性。

江西大学中文系发扬“泥土”精神，继创办《大学中文自学辅导》及编写《学习参考资料》之后，又编写了《大学中文自学考试辅导丛书》，为广大自学者提供了一套深入浅出，通俗易懂，适宜自学的汉语言文学专业教材，这是值得我们大家欢迎的。让我们大兴助学之风，为有志于自学成才的人们铺路架桥！

柳 斌

一九八五年二月十日

编辑说明

“大学中文自学考试辅导丛书”是为了适应广大青年自学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知识而配套编辑的。它包括高等院校中文系汉语言文学专业学习的全部专业基础课程的内容。目前计划编辑出版的有：《文学概论》、《现代汉语》、《写作知识》、《范文选读》、《古代汉语》、《中国现代文学作品选读》、《中国当代文学作品选读》、《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读》、《外国文学》、《中国现代文学史》、《中国当代文学史》、《中国古代文学史》等。

本“丛书”各部、册均按大学中文系本科教学大纲及高等教育汉语言文学专业自学考试的要求编写，注意吸收现有各高校文科教材的优点和最新研究成果，坚持学术性与实用性结合；提高与普及结合。为了便于自学，“丛书”力求做到深入浅出，通俗易懂，简明扼要，条理清晰。因此，不仅可作为参加中文专业自学考试的同志的必读教材，而且可供大、中学语文教师，全日制大学、电大、函授大学、业余大学中的文科大学生选作教学参考书或学习读本。

负责编写本“丛书”的是江西大学中文系各有关教研室的老教师。江西大学中文系非常重视“丛书”的编写工作，成立了系主任及教研室主任参加的编辑委员会，负责组织编写工作，并审定初稿。参加编委会的同志是（按姓氏笔划为序）：邓必铨、邓曾耀、刘焕辉、刘仁丕、卢启元、朱礼生、吴大迪、陈公重、赵

无庆、蔡炳生、廖振佑、黎培智。编委会由邓必铨负责。

国家教育委员会副主任柳斌同志为这套“丛书”撰写了总序，在此谨表谢意。

为了配合高等教育自学考试，“丛书”各部、册均按江西省高等教育汉语言文学专业自学考试计划各科考试顺序提前出版。由于时间短促，加上经验不足，水平有限，因此，“丛书”肯定会存在一些缺点和错误，恳切希望得到广大读者、专家的批评指正。

编者

目 录

总序 (1)

编辑说明 (3)

短篇小说

党费 王愿坚 (1)

百合花 茹志鹃 (13)

黎明的河边 峻 青 (25)

李双双小传 李 準 (58)

班主任 刘心武 (92)

乔厂长上任记 (存目) 蒋子龙 (119)

春之声 王 蒙 (124)

陈奂生上城 高晓声 (138)

月食 李国文 (152)

麦客 邵振国 (169)

琥珀色的篝火 乌热尔图 (203)

花桥荣记 白先勇 (221)

发 反 唐 人 (236)

中篇小说

铁木前传 (存目) 孙 犁 (253)

大墙下的红玉兰 (存目) 从维熙 (257)

人到中年 (存目) 谌 容 (261)

高山下的花环(存目)	李存葆(265)
蒲柳人家(存目)	刘绍棠(270)
人生(存目)	路遥(274)
烟壶(存目)	邓友梅(278)
美食家(存目)	陆文夫(282)
绿化树(存目)	张贤亮(286)
腊月·正月(存目)	贾平凹(290)
北方的河(存目)	张承志(294)
迷人的海(存目)	邓刚(298)
流逝(存目)	王安忆(302)
大林莽(存目)	孔捷生(306)
棋王(存目)	阿城(310)

长篇小说

保卫延安(存目)	杜鹏程(314)
三里湾(存目)	赵树理(319)
山乡巨变(存目)	周立波(324)
创业史(存目)	柳青(329)
红旗谱(存目)	梁斌(334)
青春之歌(存目)	杨沫(339)
红岩(存目)	罗广斌、杨益言(343)
红日(存目)	吴强(349)
李自成(存目)	姚雪垠(354)
许茂和他的女儿们(存目)	周克芹(359)
黄河东流去(存目)	李准(364)
沉重的翅膀(存目)	张洁(368)
瀑布(存目)	陆地(373)

诗 歌

- 光的赞歌·····艾 青(378)
- 吐鲁番情歌二首·····闻 捷(394)
- 三门峡——梳妆台·····贺敬之(399)
- 圆泊洼的秋天·····郭小川(404)
- 戈壁日出·····李 瑛(409)
- 上海夜歌·····公 刘(413)
- 周总理，您在哪里？·····柯 岩(416)
- 小草在歌唱·····雷抒雁(421)
- 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舒 婷(431)

散 文

- 谁是最可爱的人·····魏 巍(435)
- 雪浪花·····杨 朔(442)
- 花城·····秦 牧(448)
- 长江三日·····刘白羽(455)
- 记一辆纺车·····吴伯箫(465)
- 春蚕·····巴 金(471)
- 小桔灯·····冰 心(476)
- 哥德巴赫猜想·····徐 迟(481)
- 人妖之间(存目)·····刘宾雁(508)
- 大雁情·····史宗英(512)
- “推亭”种种·····邓 拓(538)
- 武器、刑具和道具·····徐悉庸(542)
- “多”和“拖”·····巴 人(546)

戏 剧

- 茶馆(存目)·····老 舍(550)

蔡文姬(存目).....	郭沫若(554)
关汉卿(存目).....	田 汉(558)
丹心谱(存目).....	苏叔阳(562)
陈毅市长(存目).....	沙叶新(565)
报春花(存目).....	崔德志(569)
野人(存目).....	高行健(572)
后记.....	(576)

党 费

王愿坚

每逢我领到了津贴费，拿出钱来交党费的时候；每逢我看着党的小组长接过钱，在我的名字下面填上钱数的时候，我就不由得心里一热，想起了一九三四年的秋天。

一九三四年是我们闽粤赣边区斗争最艰苦的开始。我们那儿的主力红军一部分参加了“抗日先遣队”北上了，一部分和中央红军合编，准备长征，四月天就走了。我们留下来坚持敌后斗争的一支小部队，在主力红军撤走以后，就遭到白匪疯狂的“围剿”。为了保存力量，坚持斗争，我们被逼迫上了山。

队伍虽然上了山，可还是当地地下斗争的领导中心，我们支队的政治委员魏杰同志就是这个中心县县委书记。当时，我们一面瞅空子打击敌人，一面通过一条条看不见的交通线，和各地地下党组织保持着联系，领导着斗争。敌人看看整不了我们，竟使出了一个叫做“移民并村”的绝着：把山脚下、偏僻的小村子的群众统统强迫迁到靠平原的大村子去了。敌人这一着来得可真绝，切断了我们和群众的联系，我们各地的组织也被搞乱了，要坚持斗争就得重新组织。

上山以前，我是千侦察员的。那时整天在敌人窝里逛荡，走到那里，吃、住都有群众照顾着，瞅准了机会，一下子给敌人个“连锅端”，歼灭个把小队的保安团，真干得痛快。可是自打上了山，特别是敌人来了这一手，日子不那么惬意了，生活艰苦倒在话下，只是过去一切生活、斗争都和群众在一起；现在蓦地

离开了群众，可真受不了，浑身有劲没处使，觉得憋得慌。

正憋得难受呢，魏杰同志把我叫去了，要我当“交通”，下山和地方党组织取得联系。

接受了这个任务，我可是打心眼里高兴。当然，这件工作跟过去当侦察员有些不一样，任务是秘密地把“并村”以后的地下党组织联络起来，沟通各村党支部和中心县委——游击队的联系，以便进行有组织的斗争。去的落脚站八角坳，是个离山较近的大村子，有三四个村的群众新近被迫移在那里去。要接头的人名叫黄新，是个二十五、六岁的媳妇，一九三一年入党的，一九三二年“扩红”的时候，她带头把自由结婚的丈夫送去参加了红军。以后，她丈夫跟着毛主席长征了，眼下家里就剩下她跟一个才五岁的小姐儿。敌人进行“并村”的时候，把她们那村子一把火烧光了，她就随大伙来到了八角坳。听说她在“并村”以后还积极地组织党的活动，是个忠实、可靠的同志，所以这次就去找她接头，传达县委的指示，慢慢展开活动。

这些，都是魏政委交代的情况。其实我只知道八角坳的大概地势，至于接头的这位黄新同志，我并不认识。魏政委怕我找错人，在交代任务时还特别嘱咐说：“你记着，她耳朵边上有个黑痣！”

就这样，我收拾了一下，换了身便衣，就趁天黑下山了。

八角坳离山有三十多里路，再加上要拐弯抹角地走小路，下半夜才赶到。这庄子以前我来过，那时候在根据地里象这样大的庄子，每到夜间，田里的活干完了，老百姓开会啦，上夜校啦，锣鼓喧天，山歌不断，闹得可热火。可是，现在呢，鸦雀无声，连个火亮儿也没有，黑沉沉的，活象个乱葬岗子。只有个把白鬼有气无力地喊两声，大概他们以为根指地的老百姓都被他们的“并村”制服了吧。可是，我知道这看来阴森森的村庄里还埋着星星点点的火种，等这些火种越烧越旺，连串起来，就会烧起漫

天大火的。

我悄悄地摸进了庄子，我按政委告诉的记号，从东头数到第十七座窝棚，蹑手蹑脚地走到窝棚门口。也奇怪，天这么晚了，里面还点着灯，看样子是使什么遮着亮儿，不近前是看不出来的。屋里有人轻轻地哼着小调儿，听声音是个女人，声音压得很低很低的。哼的那个调儿那么熟，一听就听出是过去“扩红”时候最流行的“送郎当红军”：

.....

五送我郎当红军，
冲锋陷阵要争先，
若为革命牺牲了，
伟大事业依担承。

.....

十送我郎当红军，
临别的话儿记在心，
郎当红军我心乐，
我作工作在农村。

.....

好久没有听这样的歌子了，在这样的时候，听到这样的歌子，心里真觉得熨帖。我想得一点也不错，群众的心还红着哩，看，这么艰难日月，群众还想着红军，想念着扯起红旗闹革命的红火日子。兴许这哼歌的就是我要找的黄新同志？要不，怎么她把歌子哼得七零八落的呢？看样子她的心不在唱歌，她在想她那在长征路上的爱人哩。我在外面听着，真不愿打断这位红军战士的妻子对红军、对丈夫的思念，可是不行——天快亮了。我连忙贴在门边上，按规定的暗号，轻轻地敲了敲门。

歌声停了，屋里顿时静下来。我又敲了一遍，才听见脚步声走近来，一个老妈妈开了门。

我一步迈进门去，不由得一怔：小窝棚里挤挤巴巴坐着三个人，有两个女的，一个老头，围着一大篮青菜，头也不抬地在摘菜叶子。他们的态度都那么从容，象没有什么人进来一样。这一来我可犯难了：到底哪一个是黄新？万一认错了人，我的性命事小，就会带累了整个组织。怔了一霎，也算是急中生智，我说：“噢，该不是走错了门了吧？”

这一着很有效，几个人一齐抬起头来望我了。我眼珠一转，一眼就看见在地铺上坐着的那位大嫂耳朵上那颗黑痣了。我一步抢上去说：“黄家阿嫂，不认得我了吧？卢大哥托我带信来了！”末了这句也是约好的，原来这块儿“白”了以后，她一直说她丈夫卢进勇在外地一家香店里给人家干活。

别看人家是妇道人家，可着实机灵，她满脸堆笑，象招呼老熟人似的，“这么着吧：这些菜先分分拿回去；盐，等以后搞到了再分！”

那几个人眉开眼笑地望望我，每人抱起一大抱青菜，悄悄地走了。

她也跟出去了，大概是去看动静去了吧。这功夫，按我们干侦察员的习惯，我仔细地打量了这个红军战士的妻子、地下党员的家：这是一间用竹篱子糊了泥搭成的窝棚，靠北墙，一堆稻草搭了个地铺，地铺上一堆烂棉套子底下，睡着一个小孩子，小鼻子一扇一扇地睡得正香。这大概就是她的小姐儿。墙角里三块石头支着一个黑乎乎的砂罐子，这就是她煮饭的锅。再往上看，靠房顶用几根木棒搭了个小阁楼，上面堆着一些破烂家具和几捆甘蔗梢子……

正打量着，她回来了，关上了门，把小油灯遮严了，在我对面坐下来，说：“刚才那几个也是自己人，最近才联系上的。”

她大概想到了我刚进门时的那副情景，又指着墙角上的一个破洞说：“以后再来的，先从那里瞅瞅，别出了什么岔子。”——看，她还很老练哪。

她看去已经不止政委说的那年纪，倒象个三十开外的中年妇人了。头发往上拢着，挽了个髻子，只是头发嫌短了点；当年“剪了头发当红军”的痕迹还多少可以看得出来。脸不怎么丰满，可是两只眼睛却悠悠悠悠有神，看去是那么和善、安详又机警。眼里潮润润的，也许是因为太激动了，不多一会就撩起衣角擦擦眼睛。

半天，她说话了：“同志，你不知道，跟党断了联系，就跟断了线的风筝似的，真不是味儿啊！眼看着咱们老百姓遭了难处，咱们红军遭了难处，也知道该斗争，只是不知道怎么干，现在总算好了，和县委联系上了，有我们在，有你们在，咱们想法把红旗再打起来！”

本来，下山时政委交代要我鼓励鼓励她的，我也想好了一些话要对她说，可是一看刚才这情况，听了她的话，她是那么硬实，口口声声谈的是怎么坚持斗争，根本没把困难放在心上，我还有啥好说的？干脆就直截了当地谈任务了。

我正要开始传达县委的指示，她蓦地象想起什么似的，说：“你看，见了你我喜欢得什么都忘了，该弄点东西你吃吃。”她揭开砂罐，拿出两个红薯丝子拌和菜叶子做的窝窝，又拉出一个破坛子，在里面掏了半天，摸出一块咸萝卜，递到我脸前说：“自从并了村，离山远了，白鬼看得又严，什么东西也送不上去，你们可受了苦了；好的没有，凑合着吃点吧！”

走了一夜，也实在有些饿了，再加上好久没见盐味儿了，看到了咸菜，也真想吃；我没怎么推辞就吃起来。咸菜虽说因为缺盐，腌得带点酸味，吃起来可真香。一吃到咸味，我不由得想起山上同志们那些黄瘦的脸色——山上缺盐缺得凶哪。

一面吃着，我就把魏政委对地下党活动的指示，传达了一番，县委指示的问题很多，譬如了解敌人活动情况，组织反收租夺田等等，还有一些可能遇到的困难和办法。她一边听一边点头，还断不了问几个问题，末了，她说：“魏政委说的一点也不假，是有困难哪，可咱是什么人！十八年前刚开头干的时候，几次反“围剿”的时候，咱都坚持了，现在的任务也能完成！”她说得那么坚决又有信心，她把困难的³任务都“包”下来了。

我们交换了一些情况，鸡就叫了。因为这是初次接头，我一时还落不住脚，要趁着早晨雾大赶回去。

在出门的时候，她又叫住了我。她揭起衣裳，把衣裳里子撕开，掏出了一个纸包，纸包里面是一张党证，已经磨损得很旧了，可那上面印的镰刀斧头和县委的印章都还鲜红鲜红的。打开党证，里面夹着两块银洋，她把银洋拿在手里掂了掂，递给我说：“程同志，这是⁴她爹出征以前给我留下的，我自从‘并村’以后好几个月也没缴党费了，你带给政委，积少成多，对党还有点用处。”

这怎么行呢，一来上级对这问题没有指示，二来眼看一个女人拖着个孩子，少家没业的，还要在这样的环境里坚持工作，也得准备着点用场。我就说：“关于党费的事，上级没有指示，我不能带，你先留着吧！”

她见我⁵不带，想了想又说：“也对，目下这个情况，还是实用的东西好些！”

缴党费，不缴钱缴实用的东西，看她想得多周到！可是谁知道事情就出在这句话上头呢！

过了半个多月，听说白匪对“并村”以后的群众斗争开始注意了，并且利用个别动摇分子破坏我们，有一两个村里党的组织受了些损失。于是我又带着新的指示来到了八角坳。

一到黄新同志的门口，我按她说的，顺着墙缝朝里瞅了瞅。